鄉黨圖考補證

刻鄉黨圖考補證序

聞之不熟三禮不能通鄉黨篇三禮浩繁儀禮尤苦難讀故注鄉黨諸家多未詳密盡善江氏圖考博矣詳矣而精神偶不照處亦不無疏誤吾友王儀堂校官爲之補其缺證其誤徵引經典參考焉以會其通翼萃衆家精擇焉以求其當洵讀鄉黨者不可不讀之書而爲江氏之諍友也書初脫稿未標目曾見示予爲參訂一二去今三十年矣前五年予自四川歸聞其書已要删而成凡六卷題曰鄉黨圖考補證並著三禮條辨若干卷

方欲索讀儀堂旋沒於東平學署門人爲歸櫬予聞訃往哭之問其書於其家則曰未佚俟送閱久之竟未見也今茲春涓于稺鶴明經以圖考補證來徵序且敘其事曰去歲有攜書求售者發視則余前所校儀堂之書也色焉駭詰其故則又惻然急言之丁丈斡園斡圃慨然鄦以二百金且謀鋟之版以廣其傳首事補證條辨繼之願校而序之其勿辭予聞而感焉展卷讀之筆迹辭氣宛如對故人欲如曩之疑義相與析胡可得也獨念文人著述湮沒不傳者多矣豈盡書之不足傳哉家

貧力不足以付剞劂子孫不能守則棄之鬻之鬻不得其人則又秘之而不傳或攘之爲已有致令寒士一生心血之所注消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冥冥中抱恨終古可勝歎哉顧安得如二君者樂善不倦如此其亟也儀堂不死可以慰矣既而念予與儀堂交最久茲事顧不能爲力獨賴二君相與成此舉也徒滋愧矣校畢書此付之並坿札記於卷末死者如可作未知以爲然否也

光緒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同里張庭詩序

昔朱子作論語集註鄉黨一篇其中關於禮學者於舊註稍有更易但意存發明義理故猶未及專加考證至晚年作禮經通解原簡所定分門別類宏綱細目包舉靡遺果及手成洵治經學者之圭臬不惟論語鄉黨一篇而已 本朝江愼修氏撰鄉黨圖考一書蒐獵綦富條理秩然息心據斷惟期精確然千慮一失未免仍留罅漏之憾戊申夏黃邑渻于稈鶴孝廉出其同里王儀堂先生鄉黨圖考補證見示并屬爲之序余惟聖人教人亟重夫禮故門人記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者

常言也夫既屬常言將禮稱宮室器用服御之等惡在不附先傳之例雖然教其以常言盡乎論語書中篇之子罕第九首揭之曰子罕言罕言者難以言也是通篇所記即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也篇之鄉黨第十又首揭之曰似不能言不能言者不以言過行也是通篇所記即夫子自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也蓋二篇相次一凡主於微言之教一更進於無言之教則欲以禮觀聖人者當求諸動容周旋盛德之至若所載之制度名物皆可略已惟是秦火以後舊

典日湮讀聖人之經者每遇制度名物之瑣重亦不克研究輒就眯昧遑言義理乎哉今先生之書於江氏所編綴專掇其與本篇相密切者或施駁正或用申明而又能融會貫通乎往古陳籍先哲緒論擇之精而語之詳豈非好學深思務求其是不苟異亦不苟同乎則以爲江氏之諍臣也可以爲朱子之功臣也亦無不可

光緒三十有四年八月濰宋書升

敘

光緒戊申春鴻恩應通志分纂之聘丁幹圃太守出王儀堂先生鄉黨圖攷補正屬刊於泲南越七月工竣太守又復屬敘鴻恩既重先生之學又感太守之義乃爲敘曰吾郡先哲通經者萊陽有趙北嵐氏文登有畢九水氏棲霞有郝蘭皋氏牟陌人氏皆卓卓者也而其書或傳或不傳致使後之學者未獲讀其全書時從前儒記載始得悉其學之源流如畢如牟雖閒有刊行而其書寥寥無幾趙氏又一無所刊僅鈔本詩詞爲收藏家

所珍祕良可慨也今太守出貲爲先生刊遺書以廣其
傳較諸聊城楊氏之刊九水山房文存福山王氏之刊
周公年表其厚誼爲何如也然此非先生當日願望所
及也猶憶癸巳夏先生歸自觀城家無負郭之田以課
讀爲生聞鴻恩有志治經以三禮條辨明堂禮制攷養
靜齋札記屬爲校讐繼又以是書相屬鴻恩素敬服先
生之學之博不敢以世情待先生因爲僭訂若干條而
先生虛心相從逐條改正間取校識之語有足相發明
者坿列各條下獨於圭璋琮璧圖說未及改正蓋先生

別有所據也一日與先生論郡中先哲著述某也刋行以傳某也散佚無徵先生曰余所著書傳非所望所望者不散佚耳言之若甚戚焉乃今於續修通志之時而太守爲先生刋書適成得與畢氏郝氏牟氏之書輝映於一編之中不至如趙氏今文尙書三禮春秋左傳諸經說湮沒而不彰也烏乎先生之書傳矣然非太守之力又何由傳哉秋九月同里後學湢于鴻恩謹識於金綫泉上

自敘

讀書以通經爲務通經以論語爲先論語亦豈易通哉學者束髮受書首誦論語始而句讀繼而解詁以爲無不通矣乃年愈長而疑竇愈多先儒謂不通羣經不能通一經旨哉言乎鄉黨一篇尤論語中之難通者也蓋鄉黨所記動涉禮制大而朝廟祭祀聘享細而衣服飲食容止考核不精歧誤層出新安江愼修先生援据注疏作鄉黨圖考十卷引證詳明嘉惠後學者良厚也百餘年來學者奉爲圭臬幾於家有其書矣然禮家聚訟

最爲紛糾江君守一家言襲謬承譌亦所不免（漸鴻）不揣愚昧輒以鄙見所及訂其譌誤復爲之引伸觸類補其闕略其於鄉黨無甚關係者姑仍之猶未暇悉辨也亦有江君辨說已明而後人更以他說亂之者今復爲證明之稿凡數易分爲六卷質之張君二南同年（庭詩）王君菘畦內翰（守訓）兩君復多所規益焉壬午夏四月余選觀城教諭行篋無書觀城地僻又無書可考此事遂中輟逮癸巳旋里而菘畦已以進士入詞館二南亦以進士仕四川方有孤陋寡聞之懼而有淳于茂才者

鴻恩字稺鶴博學強識見余所著三禮條辨及養靜齋札記明堂禮制考取而校之皆有是正洵畏友也急以是編相況亦爲訂正數條既余復館於北關丁煒之家其家藏書甚富爰取前日已讀未讀之書重自檢閱又增補若干條訂正若干條庶江君原書可稱完璧矣乎

光緒乙未冬十月黃縣後學王瀚鴻儀堂識

王儀堂傳

張庭詩撰

王君儀堂諱漸鴻儀堂其字也同治元年舉人生有至性家貧授讀以養親母沒後父老且病勸父納妾以侍父不從乃納老婦命爲繼室不數日而父沒終身奉繼母如父命蓋不忍傷親意也勤苦力學讀一經兼淹貫諸經以會其通尤潛心於三禮作明堂禮制攷拜攷皆彙萃諸家言以定其從違其謂稽首頭至地者謂冕弁至地顙不能至地則前人所未及不喜敖氏儀禮集說以其於鄭注不顯肆攻駁而陰破之多失古義又以江

氏鄉黨圖攷學者所必讀之書而未盡精密故補正之以學行與修縣志光緒八年選授觀城教諭地瘠學校廢弛幾於倚席不講旣蒞任殫心啟迪以經義文藝督課之亹亹不怠士子始知嚮學丙戌己丑大計皆以卓異進階旋憂去服除補東平州學正踰年卒著有鄉黨圖攷補正三禮條辨養靜齋札記等書弟治熙字穆堂副貢勤學能文與兄齊名顧經學未逮則年不永也壬戌科考取官學教習偶咯血醫家遽投以止血劑遂成痼疾未授職而歿士論惜之

張庭詩曰同治元年儀堂與余同舉於鄉試嗣後每相過從輒以經義相切𥕢晚年所造益純粹余愧弗逮也光緒廿三年余自四川歸而儀堂以是年卒於東平貧甚門人爲歸其櫬余往哭之問所著書尚存行篋後聞其書歸丁幹圃氏幹圃將次第梓行之噫儀堂其不没乎

鄉黨圖考補證卷一

黃縣王漸鴻著

圖說上

諸侯宮寢朝

宮隅

諸嬪

御世

婦寢

次舍

在內

官府

宮室

宗廟

次舍

宮隅

府庫

東西通衢

夫人小寢

夫人

君小寢

路

燕

路

治

雉

觀

庫

外

城

廷廟社總圖

正寢

夫人小寢

君小寢

寢

諸嬪御世婦寢

在內官府宮室

宮隅

次舍

朝

門

朝

門

觀

社稷

次舍

府庫

宮隅

門

朝

門

東西週廬

案古者廟社之制廟東社西皆在雉門內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謂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江氏圖考因之然鄭氏未有確據其朝士注云郊特牲譏繹於庫門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內見於此是鄭君所據唯此耳陳祥道禮書引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及穀梁傳送女母不出廟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以證廟在雉門內今考廟在雉門內又見周禮司儀職曰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中門卽雉門由廟門出及雉門之外則廟在雉門內又

閔公二年左氏傳曰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杜注謂兩社之閒朝廷執政之所在執政所在雉門內也治朝所在兩社者右國社左亳社范甯穀梁注曰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則社稷宗廟皆在雉門內矣又哀公三年傳云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盡司宮中巡警之處火踰公宮桓僖災可見宗廟與公宮相連又云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象魏卽雉門之兩觀也桓僖廟災而公出於象魏之外以避火廟在雉門內又一確證矣凡此諸證皆見戴東原考工記圖　孫敬軒希旦禮記集解曰緜之詩乃立

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戎醜攸
行冢土大社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此詩上章先
言作廟乃以自外及內之序言之首作皐門次作應門
次立社稷社稷與宗廟左右相對天子在應門內諸侯
在雉門內曉然矣　案緜之詩敘古公亶父之事當時
猶是諸侯之制以皐門爲大門應門爲中門並路門爲
三門其後以皐門應門爲天子之制又加庫門雉門爲
五門而以雉門爲中門諸侯三門庫雉路亦以雉門爲
中門天子諸侯宗廟社稷皆在雉門之內也孫氏宗劉

原父之說謂天子止有皐應路三門故謂宗廟社稷在應門內耳天子五門辨見庫門外朝圖戴東原亦有天子三門之說金誠齋鶚從之引書顧命諸侯出廟門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謂廟在應門內今案鎬京宮室因諸侯之舊其時止有皐應路三門廟固在應門內然顧命以殯宮爲廟不得引爲宗廟之證

祭法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疏曰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又郊特牲疏引條牒論曰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白虎通引

春秋文義曰天子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　案社皆有稷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是在國中者有稷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是亳社有稷也詩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是藉田之社有稷也凡社稷皆同壝異壇

曲禮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曰府謂寶藏貨賄之所庫謂車馬兵甲之處陳氏禮書曰天文東壁爲文府西奎爲武庫漢書於府言財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兵庫在焉　案府庫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曲禮在府言

府在庫言庫對文則異也大學未有府庫財月令開府庫出幣帛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是貨財幣帛車甲之藏通名府庫　府庫在庫門內江圖府庫在小寢之旁誤也周禮大府玉府內府外府皆因其所藏之物而異其名惟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此當在宮中其他府庫無在宮中者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王氏與之謂在庫門之內今考內府當在祖廟之東聘禮記曰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曰藏之內府疏曰天官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

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注云諸侯所獻國珍彼天子禮諸侯亦當有內府諸侯自相朝聘其貨賄珍異亦入內府據此注疏則天子諸侯內府皆在祖廟之東明矣朝聘之禮皆行之於祖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藏之內府足知內府在祖廟之東也其餘府庫則皆在庫門之內魯桓僖災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財可爲也舊章不可亡也象魏在雉門此時季桓子立於雉門之外因見府庫而念及象魏故曰財可爲也舊章不可亡則府庫在雉門之外庫門之內明矣玉海一百六十九引三禮義宗曰庫門因其近庫即以爲名方氏

慤曰天子五門四曰庫門藏器械於此

守訓案古者庫門之名因門旁蓋藏車故謂之庫門見六書故月令審五庫之量蔡邕章句曰車庫兵庫祭器庫樂器庫宴器庫證以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府庫在庫門之內甚明

漸鴻案天子六寢見周禮諸侯三寢無正文當從注疏爲是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鄭注曰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賈疏曰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禮記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孔疏曰

諸侯三寢一正曰路寢二曰小寢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此皆正解也江君宮室考亦引注疏爲說而此圖君與夫人皆正寢一小寢三是此圖誤也金誠齋禮說謂天子諸侯降殺以兩天子六寢諸侯當四寢恐不然金氏禮說多與江氏圖考爲難獨此則沿江圖之誤諸侯之於天子有降殺以兩者亦有半之者諸侯三寢半於天子也胡竹邨燕寢考亦謂諸侯正寢一小寢三夫人亦正寢一小寢三以喪大記孔疏謂諸侯夫人三寢兼正寢言爲非今據春秋公羊傳有東宮有西宮則是一正寢二小寢也○春秋

僖公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者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案公羊以西宮爲小寢引魯子云諸侯有三宮是以中宮爲正寢東宮西宮皆小寢也何休注云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失傳意矣然公羊以此西宮爲小寢亦恐未確杜預注左氏云西宮公別宮也不用公羊說孔氏謂杜注取公羊爲說非是考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此夫人別宮稱爲東宮者也左氏記鄭之亂云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襄十西宮有朝而執政在焉此公之別宮稱爲西

宮者也（杜預之說蓋取諸此）左傳又曰叔鄭伯以如北宮北宮亦別宮也然則公羊以西宮爲小寢何休以東宮西宮爲左右媵所居皆非定論矣

世婦諸嬪御之寢及在內諸官府宮室今未能詳指其處姑仍舊圖而略考之天官內宰上春詔王居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鄭注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此說非也夫人以下各有職事六宮之人當是分掌六

宮之事者蓋王后六宮如王之六寢其正寢不齊不寢
其室非嬪御所得居也考工記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
九嬪不分居后之六宮明矣九嬪旣不得居世婦女御
更可知已然則嬪御各自有寢諸侯亦然圖考於嬪御
世婦别爲寢是也

宮正之職曰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曰官
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陳氏汲曰
典婦功典絲枲染人屨人等官各有官廬官署在宮中

內宰之職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

食分其人民而居之注曰版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宮中官府之形象也人民吏子弟

次舍宮中宿衞之處也內宰曰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曰北宮后之六宮守宿衞者疏曰若宮伯所掌士庶子宮伯職曰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曰衞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次其宿衞所在舍其休沐之處鄭司農云在內爲次在外爲舍　案宮正注云次諸吏直宿舍其所居寺彼謂諸吏宮伯注謂衞王宮者然則宮中次舍多矣先

鄭後鄭皆謂次與舍不同處又不但在四角也圖考但
於四角為次舍略備其規模云爾
宮隅若今角樓也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詳後雉
門兩觀圖
庭詩案三禮義宗天子宮方一千二百步三分二為路
寢之前一為路寢之後自臯門至路門凡五門相去之
數未聞路寢之前至臯門凡五門之閒合九百步為三
朝皆方百步諸侯三門臯門庫門當云至路寢相去六百步
自路寢以前為三朝各百步引見玉海卷七十朝之脩

廣門之遠近圖考未之及故錄出之其言三朝皆方百
步本考工記市朝一夫而言也據崔氏此說是天子宮
方四里諸侯宮方三里
漸鴻案古者三百步爲一里橫一步縱百步爲畝縱橫
皆百步爲一夫百畝之地考工記匠人市朝一夫鄭注
曰方各百步是也三禮義宗言諸侯之宮自路寢以前
六百步加以三分一在路寢之後爲九百步此據上公
言之也周禮典命注曰公宮方九百步侯伯宮方七百
步子男宮方五百步是方九百步者上公之宮也魯爲

侯爵而用公禮其宮亦當方九百步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圖無小學曲禮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此圖無廄皆未備也宜考補

諸侯五廟圖

右穆廟	右穆廟	太祖廟	左昭廟	左昭廟
闈門	闈門	闈門	闈門	闈門
寢	寢	寢	寢	寢
右穆廟	右穆廟	太祖廟 百世不遷	左昭廟	左昭廟
西塾 門 東塾	西塾 門 東塾	西塾 門 東塾	西塾 門 東塾	西塾 門 東塾

皆廟疏屏

亳社

案朱子中庸或問用孫毓說謂廟皆南向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李如圭作儀禮釋宮曾與朱子往復商訂引聘禮賈疏太祖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而曰其說當考今考僖公二十年西宮災穀梁傳云閔宮也穀梁赤魯人穀梁序疏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於子夏作傳傳孫卿魯廟猶親見之以爲閔公爲穆當僖公時其廟宜最在西故以西宮爲閔宮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何休注以閔僖爲穆考周公爲文之昭以世次推之伯禽至閔公十七君十一世是閔公爲穆也若如孫毓說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則桓宮閔宮同在西不得專稱閔宮爲西宮矣公羊以西

宮爲小寢穀梁以爲閔宮先儒多從公羊以穀梁爲誤然因其致誤之由可見宗廟之制圖考諸侯五廟圖從賈疏今仍之

諸侯五廟曰考廟禰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曾祖曰顯考廟高祖曰太祖廟始封之祖圖考於左昭廟稱爲高祖廟祖父廟右穆廟稱爲曾祖廟禰廟此在初立五廟時又必始祖爲穆者其位次如此旣有升祔有遷祧則不必然矣朱子曰宗廟之中但以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今依朱子昭穆之左右有定高曾祖禰之左右無定蓋新主之入廟各以其班班在昭則入左昭之祖廟祖主

升於昭之高祖廟高祖主升於太廟曰祧則禰廟曾祖廟皆在東矣右穆不動而稱爲高祖廟祖廟矣班在穆則入右穆之祖廟左昭不動亦然故今圖不用顯考皇考高曾祖禰等稱但曰左昭廟右穆廟云

月令寢廟畢備鄭注曰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孔疏曰廟是接神之處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所故在後爾雅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案廟皆有寢廟擬正寢寢擬燕寢也圖考有廟無寢今補

聘禮記曰賓請觀於宗廟訝率之自下門入　案宗廟

有正門有下門下門偏隅之門如今便門也　其內與宮中相通者曰闈門婦人入廟所由之門也士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曰出闈門圖考據此謂闈門在東壁東出今案廟在宮寢之東則廟中之闈門不當在東壁東出經云適東壁北面見于母不言出是母已在廟中東壁內矣鄭以適東壁爲出闈門誤也孔巽軒廟寢異制圖說闈門在北壁與北階相對其說較勝但廟之後有寢闈門當在寢後東北北出也各廟皆有之　士虞禮主婦亦拜賓注曰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案士虞禮是在殯宮主婦拜女賓於闈門之內彼闈門在寢門外喪大記曰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外可證也若婦人入廟則更有由宮寢通廟寢之闈門其出宮之闈門當在宮寢之東東出其入廟之闈門在廟寢之後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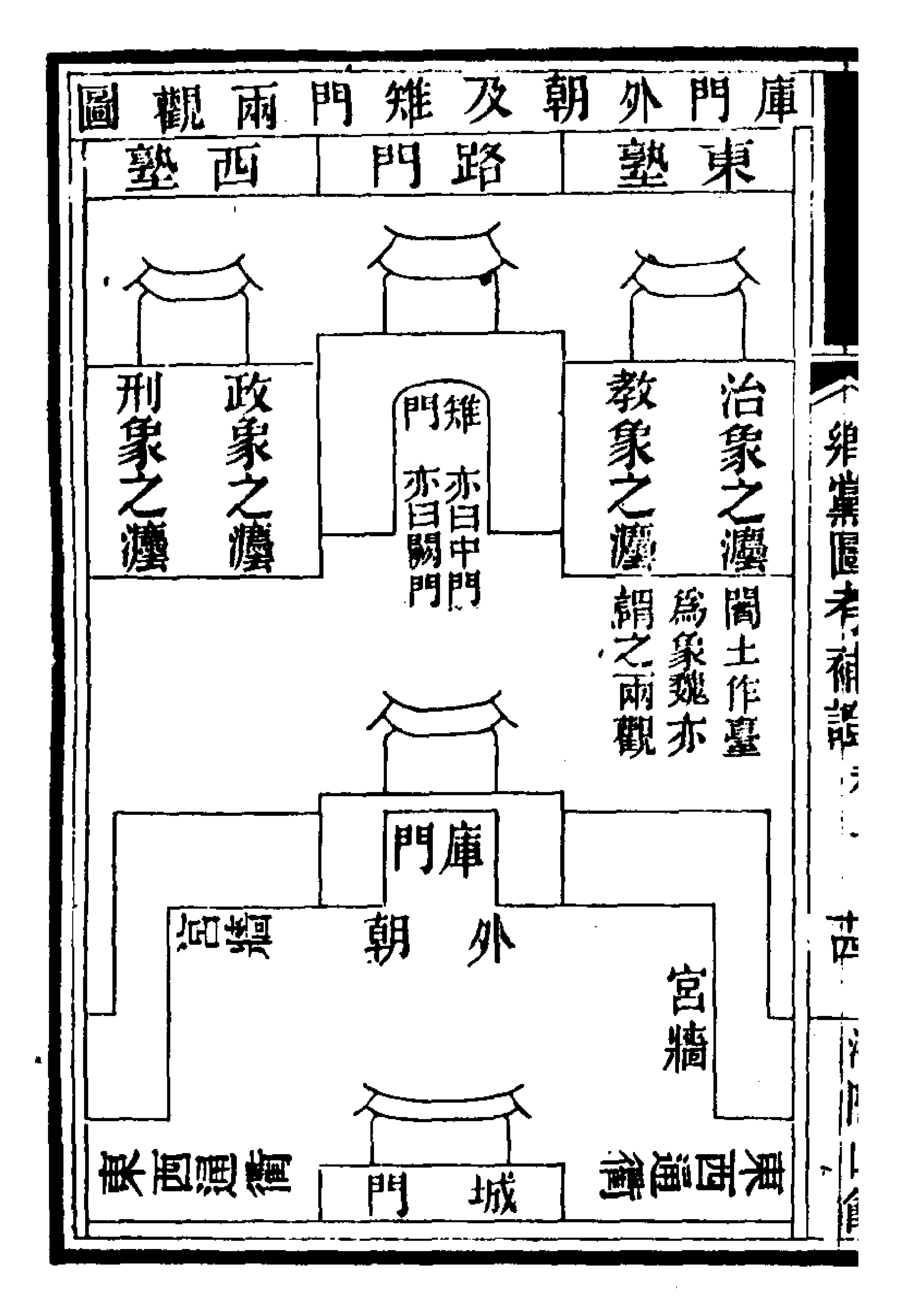
春官天府職曰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簿書之要受而藏之民數穀數受而藏之　案天子祖廟有內府又有天府諸侯有內府其天府於經不見然諸侯之宗器亦當藏於祖廟

若魯之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越棘大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春秋穀梁傳曰亳社以爲廟屏　案諸侯廟門外以亳社爲屏不更立屏牆天子廟門外則有疏屏明堂位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是魯禮之僭然合亳社以爲廟屏觀之可證屏在廟門外觀禮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先言出然後自屏南適門西是天子疏屏在廟門外也魯僭天子疏屏亦在廟門外矣金誠齋讀侯氏出自屏南爲句謂天子宗廟宮寢皆内屏若爾則凡出門未有

不自屏南者覲禮此句眞爲贅語矣金氏又謂天子外屏說出緯書不足信今案天子外屏已見荀子大略篇

金誠齋說經大半駁雜不足引因其好與江君圖考爲難故引而正之



庫門外朝及雉門兩觀圖
東塾
路門
西塾
治象之灋
教象之灋
政象之灋
刑象之灋
雉門
亦曰中門
亦曰闕門
闕土作臺為象魏亦謂之兩觀
庫門
外朝
宮牆
城門

案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路門亦曰寢門亦曰虎門天子路門亦曰畢門庫門即大門公宮之外門也庫門之外為外朝天子諸侯皆然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曰乘墨車乃朝是天子外朝在庫門之外也曲禮客車不入大門故知乘墨車乃朝是在庫門外也鄭康成謂受舍於朝是在文王廟門之外誤有辨見儀禮條辨本條下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鄭注曰次在大門外之西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於大門外又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注曰門外大門外也以柩造朝是鄭注聘禮知外朝在庫門外甚明周禮小司寇注偶然一誤小司寇注謂外朝在

雉門外後儒遂信其所誤棄其所不誤過矣圖考已有辨今復證明之　又案外朝在庫門之外外朝之南卽城之南門其閒有東西通衢天子外朝之南有皋門皋門與庫門之閒亦有東西通衢故平時臣民皆得往來旣入庫門則有宮牆環之惟每歲正月之吉縣灋觀象之時萬民得入而觀焉挾旬斂藏則不得入矣周禮朝士掌外朝之灋左嘉石平疲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疲民窮民得坐於嘉石肺石外朝不在庫門內此亦確證朝士又曰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注曰待來識

之者圖考亦引此以證外朝在庫門外金誠齋駁易圖考謂外朝在庫門內可無散失今案庫門內萬民不得入安有來者識之邪庫門外自有朝士之屬守之何慮散失

天子外朝有三槐九棘諸侯無之國語鉏麑觸廷之槐而死韋昭注云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今案諸侯外朝容或有槐謂三槐三卿位焉此恐韋氏之臆說圖考云諸侯之外朝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是也

或謂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三門皐應路諸侯三門庫

雉路今案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下云庫門之內戒百官是天子有庫門矣考究其實鎬京因諸侯之舊止有皋應路三門周公營洛乃備天子之制爲五門矣詩斯干正義曰周公制禮以洛邑爲正都其天子之制皆在王城爲之或又謂諸侯之庫門即城門而以雉門爲大門其說尤無據戴東原謂朝止有三若天子五門則其二門虛設無用今案皋門之內爲外朝庫門之內爲府庫又北爲象魏雉門之內左爲宗廟右爲社稷應門之內爲治朝左右有卿大夫治事之室又有師氏保氏教國子之學路門之內爲燕朝非

五門不足以成體制何嘗有虛設之門
雉門有臺學者皆知之庫門有臺見周書作雒解曰庫
臺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未嘗專指爲雉門也學者習知
雉門有臺遂指禮器之臺門爲雉門耳門之有臺取其
可以望遠亦以資守衛不必皆有兩觀也崔豹古今注
云古每門樹兩觀所以標表宮門亦非　庫門雉門有
臺路門無臺也路門之內外左右皆有塾當中有門霤
足知路門無臺矣天子蓋皐庫雉有臺應路皆無臺周
書先言應門後言庫臺足知應門無臺矣孔晁周書注

云門皆有臺非也周書但言應門庫臺不及他門者據明堂與廟寢同制者言之也明堂但有應門庫臺左傳屨及於窒皇之外注云窒皇寢門闕豈楚之寢門亦作闕觀與然非制也　諸侯之雉門亦謂之中門周禮司儀出及中門之外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是也諸侯有闕見於經傳者甚多禮運疏謂諸侯不得有闕周禮天官疏引公羊以兩觀為僭恐非春秋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皆天子之禮也注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圖考引此自注曰按疏以為禮說又不足為據又曰兩觀與臺門當異制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於

門上作臺也設兩觀爲僭或當如公羊說大戴禮保傅篇云太子過闕則下劉向列女傳云衞靈公與夫人夜坐聞有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竊嘗疑闕門之外不容有臣子之車東西往來蓋漢人之言以闕爲君門之通稱車過大門外卽謂之過闕也侯伯之宮七百步以其三之一爲燕寢大門外車聲轔轔燕寢夜坐亦能聞之矣曲禮大夫士下公門謂大門也豈待過雉門而後下車哉若近儒之説平時萬民皆得入大門往來又謂天子三門大門之內亦容平民往來是天子諸侯日日視朝之地

與民之往來者止隔一門成何禮體且大門之外已有東西通衢大門之內又有通衢乎

闕門者謂中央闕然通道也其兩邊之臺名曰象魏亦曰兩觀注家皆云兩觀闕也似失名闕之義爾雅釋宮觀謂之闕謂兩觀之中央謂之闕也郭璞云宮門雙闕非是雙闕者後代之稱也明堂位疏引古詩雙闕百餘尺謂闕在門兩旁不得當道今案古詩所云仍是漢人稱兩旁之臺爲闕非古義也水經伊闕注曰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

斷若天闕是皆指中央空處爲闕陳祥道禮書曰謂之闕以其闕中也毛西河春秋傳曰天子諸侯以臺爲門築土爲兩臺而架屋其閒又謂之闕包季懷世榮毛詩禮徵曰門之兩旁築闍爲基起屋於上曰觀兩觀並峙中央缺然故又曰闕此皆闕字正解周禮大宰注引鄭衆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劉熙釋名亦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不知中央闕然故名爲闕其兩旁之臺巍然而高者不得名闕也孔氏春秋疏云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未之審也 左氏莊二十一年傳

鄭伯享王於闕西辟疏曰其上懸灋象魏魏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　案此疏是也兩旁之臺魏然而高故謂之魏以其懸象故謂之象魏以其觀示萬民故謂之觀觀讀去聲示也　惠仲孺禮說曰象魏於卦爲觀下體坤爲民上體巽爲命互體艮爲闕命懸於闕萬民觀焉兩觀之名蓋取於此　案此解觀字最精確觀卦又爲積畫艮䷓卽不取互體亦有闕觀之象周禮大宰懸治象之灋司徒懸教象之灋司馬懸政象之灋司寇懸刑象之灋皆於兩觀司空事象亦當懸之然

冬官闕矣不可得而知也惟宗伯之禮象不懸治象教象政象刑象皆有兩一亦爲邦國都鄙之灋萬民所觀州黨族閭所讀者是也一亦爲官府之灋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帥其屬而觀者是也圖考謂象魏卽月朔誤說在吉月考　春秋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案雉門及兩觀之上皆有屋故能災兩觀之屋卽所以藏象魏也守訓案說文徐鍇云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上員下方以其闕然爲道謂之闕以其上可遠觀謂之觀戴氏六書故云宮城爲樓觀闕其下爲門所謂闕門也此

皆可補闕字之義左傳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杜注觀臺之上有屋可以遠觀者也此可知觀上有屋

漸鴻案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謂其高廣之數如之也聘禮注疏引考工記應門二徹參个徹古通轍謂諸侯之庫門闊二丈四尺每轍之闊八尺是庫門雉門其高廣相似矣考工記又曰輪人爲蓋蓋已崇是難爲門也是故蓋崇十尺案蓋建於車上車軫至地四尺車蓋至軫十尺合之十四尺車出入乎門則門之高可知

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又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鄭注曰宮隅城隅角桴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宮隅門阿高五丈禮器天子諸侯臺門賈疏桴思小樓也阿謂門屋之脊　案鄭言諸侯門阿高五丈引禮器天子諸侯臺門謂此門阿卽臺門也賈疏謂阿門屋之脊則知諸侯臺門之制自地至屋之脊高五丈其東西廣十五丈也孔顨軒大戴禮補注云古者五板爲堵板長八尺高二尺春秋公羊說五堵爲雉此度長之雉也古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爲雉此度高之雉也堵高一丈長四

丈雉高三丈長二十丈　案孔氏此說非也若如其說則諸侯臺門高十五丈長一百丈必無是理許愼五經異義引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說與鄭合孔氏謂雉高三丈長二十丈乃何休說也誤

治朝圖

內屏

宁立之處

東塾　東塾

路門

西塾　西塾

君位

視朝之位

諸臣治事之室

士士士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士士士

諸臣治事之室

觀　雉門　觀

案門之有屏所以蔽內外也荀子大略篇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爾雅釋宮屏謂之樹郭注曰小牆當門中孔氏曲禮疏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　禮記明堂位疏屏鄭注曰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孔疏曰漢時謂屏爲桴思桴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故稱曰桴思　案城隅與闕上之小樓名桴思疏屏亦名桴思異物同名非於屏牆之上起小樓也孔氏以小樓名桴思釋屏牆之名桴思恐失之矣漢書五行志

未央宮東闕罘罳災顏師古注云罘罳闕之屏也彼嘗爲闕上之小樓師古以爲闕之屏亦非也王懷祖廣雅疏證曰罘罳或作罘思或作桴思或作浮思或作覆思水經注太平御覽引廣雅並作復思鹽鐵論祠堂屏闕垣闕罘罳高誘注曰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之貌蓋宮殿簷戶之閒也此又別是一義與闕屏無涉鄭解疏屏之疏爲刻則此屏刻木爲之演繁露曰罘罳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罘罳然故曰罘罳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爲疏屏施於宮禁之門謂門闕上則爲某門罘罳而在屏則曰某屏

罘罳此解罘罳較明徹然竊謂凡屏不皆有刻鏤也惟廟屏刻之故別名疏屏今之廟門外牆以甎嵌空十字紋正中亦有刻鏤者卽疏屏之遺意與若城隅闕上之小樓古於高處起屋卽謂之樓非作兩重屋別有辨至漢時則亦刻鏤罘罳然故名罘罳若公門之屏則取屏蔽爲義古者但爲牆而巳郭璞謂小牆當門中是也古無刻鏤之制亦無罘罳之名至漢時則亦合板刻鏤施諸屏上故亦名罘罳鄭注明堂位曰今桴思可知古不名桴思崔豹古今注曰罘罳屏之遺象也可知漢時之罘罳不全象古時之屏

劉熙釋名曰屏自障屏也此釋古人名屏之義又曰罘罳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崔豹古今注亦曰臣來朝君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罘罳覆思也此因漢時之屏名罘罳而釋其義如此皆不於小樓上取義卽鄭君以桴思爲刻鏤亦不於小樓取義孔沖遠牽合小樓名罘罳遂有屏上爲屋之說非古制也然尋孔氏之意不過如今人內門之內作屏門上有屋蓋耳陳祥道感於小樓之說其屏圖乃作高臺上起樓屋愈失之矣

天子諸侯皆於路門設屏非每門有屏也陳祥道謂古者門皆有屏謂郊特牲旅樹是外門之屏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是路門之屏國語吳王背屏而立是寢門之屏今案路門即寢門一也旅樹者旅道也謂門道也郊特牲疏謂人君當門道立是亦路門也陳氏分而爲三誤屏設於路門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在路門內蓋路門之內爲人君之路寢而路門之外爲諸臣治事之室故設屏於路門以蔽內外所以蔽路寢也孔氏謂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圖考謂天子屏在應

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不以蔽路寢而以蔽正朝乎其誤顯然劉熙釋罘罳謂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若天子屏在應門諸侯屏在雉門則諸臣由治事之處入路門不過此屏何取於復思之義

國語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在路寢之庭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諸侯屏在路門內此確證也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師尚父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惟路門之內乃有堂此亦在路寢之庭是時武王已即天子位屏宜在路門外乃師尚父

入負屏既入而後負屏與吳語王入背屏同是屏亦在路門內蓋踐阼之初因舊制而未之改也鄭志云鎬京宮室因諸侯之舊更不改作

鴻恩案管子中匡篇云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酒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是屏北爲中庭中庭北爲堂尤爲屏在路門內之確證

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　案天子宁在門外屏內諸侯

宁在門內屏外皆爲門屏之閒謂之宁者取佇立以待之義也劉熙釋名曰宁佇也爾雅釋詁曰佇久也說文解字曰佇久立也儀禮聘禮賓朝服問卿及廟門大夫揖入鄭注曰省內事既省俟於宁大夫無屏以門內兩塾閒爲宁爲俟賓客之處字又通著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毛傳曰門屏之閒謂之著是皆以立待爲義郭璞爾雅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謂視朝時先立於宁以俟羣臣皆立定然後出視朝非謂宁即視朝之位也　曲禮天子當宁而立孔疏曰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門外屏內以待

諸侯之至故曰當宁而立也邵二雲爾雅正義曰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門以外屏以內其閒謂之宁諸侯未集天子宁立於此諸侯既集則出屏外負屏而立曲禮以負屏爲當宁猶以負依爲當依也　案孔說當宁而立是在屏內將出視朝之時邵說當宁而立是在屏外正朝之時二說不同以當依證之邵說爲優然皆以宁爲立待不謂宁卽視朝之位諸侯視朝亦先立於宁以待羣臣雖羣臣先入人君亦至宁處稍立整威儀俟羣臣皆肅整然後出路門立於視朝之位以視朝其禮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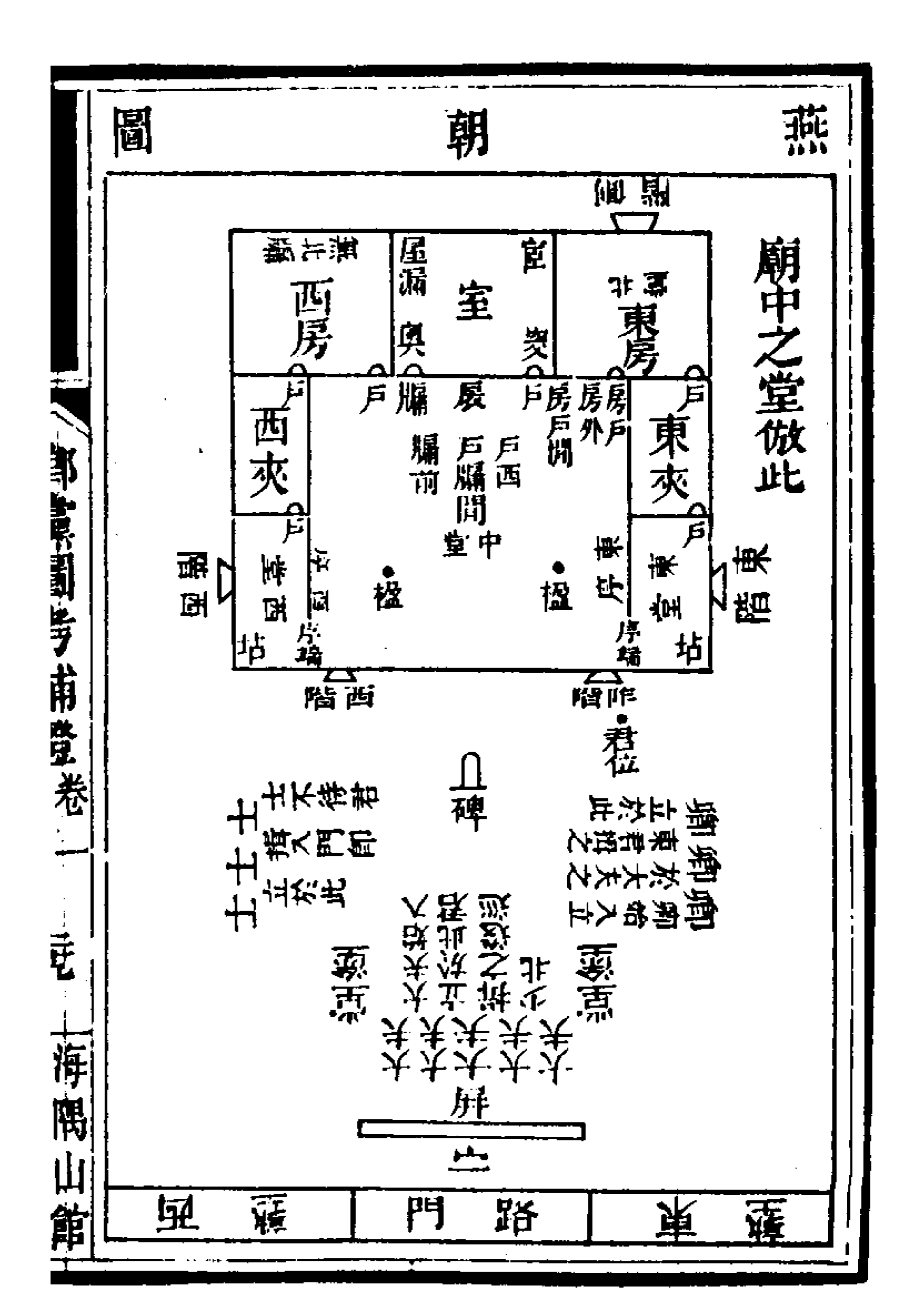
自當如此圖考誤以宁爲視朝之位遂誤謂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矣金誠齋駁曲禮疏及邵二雲爾雅正義謂君無待臣之理亦不識宁字況康王之誥先言諸侯出廟門俟侯王之出也王出在應門之內然後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君先出臣後入有明徵矣喪禮無威儀故不必立於宁而直出在應門之內（應門內即路門外）若平時常朝則必先立於宁俟羣臣立定乃出也金氏又引左傳朝有著位及國語曰恪位著謂宁兼君臣而言今案爾雅中

庭之左右謂之位彼言羣臣之著位也門屏之閒謂之宁此專指君立處也爾雅本自分明豈可混而同之乎過位包氏鄉黨注曰過君之空位此謂路門外君日日視朝之位也邪疏以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釋之豈有過君位而不改容至宁而後色勃足躩乎蓋邪誤以宁即視朝之位然則人君視朝不出路門乎此亦因誤解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以爲屏在雉門內故其誤至此獨不思屏若在雉門內則由雉門至路門相去百步爾雅所謂門屏之閒謂之宁者不太寬乎

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注夾門堂也　案廟之正門與人君之路寢門大夫士之廟門寢門皆有左右塾旣曰夾門堂則與門相連圖考塾去門太遠今改正　門側之堂亦曰門堂考工記匠人門堂三之二鄭注曰門堂門側之堂

諸侯治朝之位於經不見注疏以燕朝之位推之如此圖考從之　孫敬軒禮記集解曰於司士射人見天子治朝之位而諸侯則無文由天子治朝以推諸侯君視治朝出路門外少左以北面而對君者爲尊天子之北

面者爲三公而孤東面大夫西面士西方東面則諸侯之北面者爲三卿而大夫西面士西方東面也　案鄭君以諸侯燕朝之位推知諸侯治朝之位孫氏以天子治朝之位推知諸侯治朝之位二說不同皆無確證今考周禮射人與司士兩職天子治朝之位與燕朝同則諸侯治朝之位亦當與燕朝同鄭說似較長今仍江氏舊圖而孫氏說亦並錄之以俟考



燕朝圖
廟中之堂倣此
西房
室
東房
西夾
東夾
中堂
楹
楹
西階
阼階
君位
碑
屏
路門
東塾
西塾
海隅山館

案路寢之堂略見書顧命有堂有序有夾有房有東堂西堂有兩階有側階圖考依此圖之得其概矣爾雅釋宮曰牖戶之閒謂之扆儀禮釋宮曰戶東而牖西戶牖之閒謂之扆圖考牖居中而無扆蓋坊刻失之今補

舊說人君之堂左右房大夫士無右房包季懷毛詩禮徵自注曰張氏惠言云房之與室其制當有別今西房之圖迥異東房而與室不殊案原案禮有房俎鄭注上下有兩閒有似堂房蓋凡房之制皆爲兩閒而無北壁有北壁卽謂之室大夫士西房爲室制有北壁故不得房

名　案大夫士右房稱室此說最好可息千古東房西室之訟矣詩大田既方既早鄭箋曰方房也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以未合爲房可以見房之制矣無北壁爲房壁四周爲室天子諸侯東房西房皆無北壁大夫士東房無北壁西室壁四周故尚書大傳曰大夫士東房西室蓋東房西室仍有中央正室喪大記諸侯之禮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注曰西房是也大夫士西房稱室故士喪禮男子髻髮在房婦人髽于室此即東房西室之明證 士喪禮賈疏云大夫士無西房故於室不知此正是西房稱室若正室則尸在焉婦人髽當於

隱處豈可在舅姑尸側　又徵之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鄉三賓之席繼而西皆南鄉若無西房則賓席牖前已是堂上西北三賓之席無地以容矣　大夫士西室亦有時稱房聘禮賓退負右房此在大夫之堂亦稱右房以其當右房之處由堂上視之制度相同也說者拘於大夫士無右房謂彼右房是自外而內以東爲右今詳經文賓升自西階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是西房甚明

大夫士東房西室而經傳所見東房爲詳西室則略今考之居寢之西室唯見於士喪禮婦人髽於室一節其

廟中之西室蓋所以爲客館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注云館者必於廟今案廟之正室爲神之所依不可爲客館其爲館當在西室矣觀聘禮還圭之節是在西室顯然古人以西方爲賓位故以西室爲客館尚書大傳天子諸侯東房西房北堂有北堂則必有北階書顧命曰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鄭注以爲東下階某傳以爲北下階孔疏據經文東堂西堂皆已有人不應此人復立東下階上則以爲北下階者是也側猶特也冕執銳者止一人是北下唯有一階故曰側階然則

人君雖有左右房亦唯東房有一北堂西房既無北階則不名北堂也毛詩禮徵謂人君東房西房皆有北堂恐誤又謂夾室與東西堂相連爲之無南壁亦誤室之所以異於房者以其壁四周也夾室若無南壁何以謂之室又謂堂上東西序與階相値亦非

蔡仁錫德晉曰以室五間分言其名則中間爲室左右兩間爲房又左右兩間爲夾室　案蔡氏此說五禮通考從之非也若如其說則中室太狹左右房與北堂亦太促皆不可以行禮卽以正室言之士喪禮尸牀在南

牖下脯醢酒醴奠于尸東主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皆西面婦人俠牀東面又有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室亦男子西面婦人東面又庶兄弟襚使人將命于室委衣于尸東牀上若室之東西止一閒之地不足以容之矣俞蔭甫樾則謂棟以南爲堂棟以北爲室若然則室之形東西狹而南北長不成體制而堂之南北則太促屋當棟處其上曰阿士昏禮當阿致命不成半身入壁乎蓋堂皆五架中一架爲棟棟之外爲楣楣之外爲庪室在後楣之北注疏之說不可破也以東西

言之則前堂五間三間在兩序之內二間在兩序之外後室則以五爲三中爲正室兩旁爲左右房其夾室則在房之南而直房之半耳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鄭注曰房中之東當夾北是夾在房南直房之半也以士喪禮及特牲少牢二禮考之東房之陳設與其禮節亦非一間之地所能容也惟東西夾室所以藏物則一間之地不爲狹矣

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曰房南面止一戶居中　案房南面中直房之半爲序序之外爲夾戶若當房之中

則序外之夾與堂東西太狹矣今以東房言之士昏禮尊于房戶之東房戶東尙可容設尊之地愈知房戶不得居中當在序內近序除設尊之地卽爲房戶儀禮釋宮曰房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堂與室尺度之數經無明文考工記匠人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周人明堂之制外四面爲四堂五室居中地已逼仄故每室只得二筵之地二筵十八尺六尺爲步只得三步六尺爲步見聘禮卿爲上擯注疏說明堂爲天

子布政之宮其五室爲天子聽朔之後退入居息而已說詳明堂禮制考故每室二筵可矣路寢則吉凶諸禮皆行於房室之內三步之地不能容也鄭謂路寢與明堂同制非是匠人又曰市朝一夫鄭注曰方各百步三禮義宗曰諸侯自路寢以前爲三朝各百步是燕朝之庭方百步也李如圭儀禮釋宮曰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賈氏釋士昏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又曰聘禮注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至堂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

又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案此釋似可據諸侯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其南當仍有數步之隙地以六尺爲步計之與考工記市朝一夫鄭注方各百步合堂深自堂廉至堂室之壁當言自南霤至北霤蓋前堂及北堂皆無壁其承霤不得在堂上天子納陛其承霤在階下諸侯不得納陛其承霤宜在階上矣然則堂室之制得庭深三之一堂五架共得三十三步有奇四分之由後楣以南得十六步有奇由後楣以北得八步有奇去前後壁與屋檐

則室內之大小可知而房與北堂亦可知已
堂之左右有東西箱卽東西堂郭璞曰夾室前堂謂夾
室之前其堂名曰東西箱也路寢與廟皆有之書顧命
有立于東堂立于西堂卽路寢之東西箱在夾室之前
者也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鄭注曰箱東夾之前相
翔待事之處此廟中之堂亦有東西箱也前漢周昌傳
上欲以戚姬子如意爲太子昌曰臣期期知其不可上
欣然笑卽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則箱在堂上序外明
矣有謂東西堂下之南別爲小屋東西相鄉若今之軒

者誤公食禮兩云公揖退于箱而皆不云公降則箱不在堂下可知箱邊箱也字一作相俗作廂

胡竹邨燕寢考曰路寢之制左右房室在中南鄉開戶以達於堂而房與室無戶以相通　案左傳襄二十五年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是時崔子雖僞疾疑當行君視臣疾之禮移於正室室有側戶而可出公在堂上而不知是側戶通於東房由東房出北堂而去矣但儀禮昏燕喪祭諸禮節皆不見側戶特牲饋食禮賓三獻主婦出反于房既

出而後反于房是無側戶矣胡氏引左傳姜氏事謂彼是在燕寢其或然與儀禮釋宮引詩斯干西南其戶江愼修亦謂是燕寢謂東房之西南隅開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西戶者左房與室相通孔顨軒廟寢圖說云廟室寢室皆有側戶金誠齋云東房有西鄉之戶燕寢考云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今由其說申之云異於一房之室戶也者謂諸侯大夫士燕寢一房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

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戶東牖西戶牖之扉皆一扇戶啟則扉東掩於窔牖啟則扉西掩於奧尊者居奧今謂之居牖下也古門戶二字皆象形雙扇爲門單扇爲戶又在牆爲門在室爲戶東西夾室舊圖無戶今據聘禮歸饔設豆於東夾西夾皆西北上知東西夾室之戶皆在東南書顧命於西堂上布席曰西夾南鄉彼在西夾之前居中布席則西夾之戶近東可知蓋南鄉近東開戶古者宮室之恒制也詩斯干西南其戶彼燕居之室故或有西其戶者其夾

北與房相通之處亦當有戶洪氏禮經宮室答問曰由夾室以達於房由房以達於堂與室是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鄭注曰達夾室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孔疏曰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減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亦於夾室而閣三也三者豕魚腊也據此亦可見夾室與房相通又儀禮大射儀薦脯醢自右房公食大夫禮筵出自東房又鄉飲酒禮記薦自左房少牢

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又鄉飲鄉射之籩豆脯醢特牲少牢之豆籩鉶菹醢醴蕡腶脩脯醢棗糗之等皆出自東房此等諸物必自夾室治之由房以出諸侯雖於房中爲五閤然房中之爲地無多其內爲夫人及贊者及外內命婦行禮之所在其籩豆鉶器諸品又較大夫士而有加則必與夾室相通而後能容之故洪氏謂夾與房有相通之戶是可信也但洪氏說未暢今爲申明之以聘禮設豆於東夾西夾皆西北上知其通房之戶皆在東北

李謐明堂制度論引鄭氏三禮圖曰扆縱廣八尺畫斧紋於其上　案堂上之扆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皆有之人君之扆畫斧紋臣下無斧紋也此扆不常設有事乃設之書顧命狄設黼扆儀禮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閒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黼扆黼依斧依並同特言設則不常設可知　司几筵鄭注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制如屏風賈疏曰依狀如屏風長八尺屏風之名出於漢世　案玉海九十一屏障注引春秋後語云孟嘗君屏風後常

有侍史記客語則漢以前已有屏風之名三禮圖言畫斧紋司几筵注言繡兩處互異疑繡是漢制

堂上南鄉之位曰戶西曰牖前曰戶牖閒位各不同各有所宜注疏混而一之指戶西之位牖前之位皆爲戶牖閒而概指爲賓客之位今考之戶牖閒南鄉人主之尊位非賓位也顧命牖閒南鄉傳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此即戶牖之閒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也或謂人君無正中而南鄉者引古之君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坐不中席爲證不知曲禮此言人子之節耳人子之不敢居所以避尊也或又以牖閒爲兩牖閒以諸戶牖閒爲一戶兩牖之閒謂路寢之制如明堂尤非

侯之堂亦以戶牖閒爲見羣臣之坐檀弓夢坐奠於兩楹之閒鄭注曰兩楹之閒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疏曰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也諸侯視朝亦南面知者諸侯一國之尊今案兩楹閒南面即牖閒負斧依之位燕禮君席於阼階西面者彼爲賓主禮若君臣禮則牖閒南鄉也其賓位則曰戶西曰牖前皆不在戶牖之閒矣蓋尊客則在牖前司几筵諸侯筵國賓於牖前是也國賓謂諸侯來朝者也鄭注謂兼卿大夫來聘非是卿大夫來聘筵於戶西設蒲筵繢布純加莞席元帛純見儀禮此經云筵國賓於牖前設莞筵紛純加

繅席畫純明不兼卿大夫來聘矣又聘禮注引司几筵謂是筵孤亦非若以牖前爲戶牖閒則是主君負扆聽治之位設筵以待國賓賓居主位可乎其尋常之賓則在戶西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大射儀司宮設賓席于戶西燕禮大射皆以大夫爲賓若以戶西爲戶牖閒則是人君負扆聽治之位設筵以燕其臣臣居君位可乎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設筵不言戶西戶西可知也聘禮設依神之席但曰几筵既設不言其處亦戶西也知者士昏禮自納采至親迎其依神之席皆設於戶西故知神席皆戶西也神席西上右神席几與生人異

設於賓位戶西牖前皆賓位不於牖前而於戶西者牖前尊而遠戶西親而近也聘禮醴賓之節宰夫徹几改筵神席西上改筵東上仍在戶西故知公食大夫亦戶西也推之大夫士之堂亦以戶西爲賓位士冠禮醴子筵于戶西記曰醮于客位是戶西客位也士昏禮醴賓主人改筵東上此冡上筵于戶西之文是亦戶西廟寢圖說曰戶西室外偏東而近戶賓席所在是也若鄉飲酒禮坐賓於西北則在牖前鄉飲之賓是士於主人爲降等而在牖前者賓而升之故尊之記曰主人者尊賓

故坐賓於西北是也說又見宮室考徧考禮經無筵賓於戶牖閒者大戴禮諸侯遷廟禮云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閒此是新死者入廟筵於戶牖閒示爲此廟之主戶牖閒是主位亦一證也公食大夫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豆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此是致食于賓館則賓爲主人益知兩楹閒是主位非賓位矣士昏禮醴婦席于戶牖閒此著代之義非客之也子之著代冠於阼階而醮之則於客位舅姑共饗婦婦降自阼階亦著代也婦有代姑之義而醴之不於客位男女之異也士虞禮曰佐食

出立于戶西而下記云佐食無事則出戶負扆南面彼
當以經文爲正經言戶西則不正負扆當偏東近戶矣
記言負扆無嫌者以其在士之堂士卑故無嫌若以人
臣而在人君之堂不但負扆之位不可僭卽負扆之名
亦不可假也圖考誤從注疏今詳辨之
堂之隅有坫爾雅垝謂之坫郭注曰在堂隅士冠禮曰
待于西坫南士虞禮曰苴刌茅實于簞饌于西坫上是
堂西南隅之坫也大射儀曰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
之東南既夕記曰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是堂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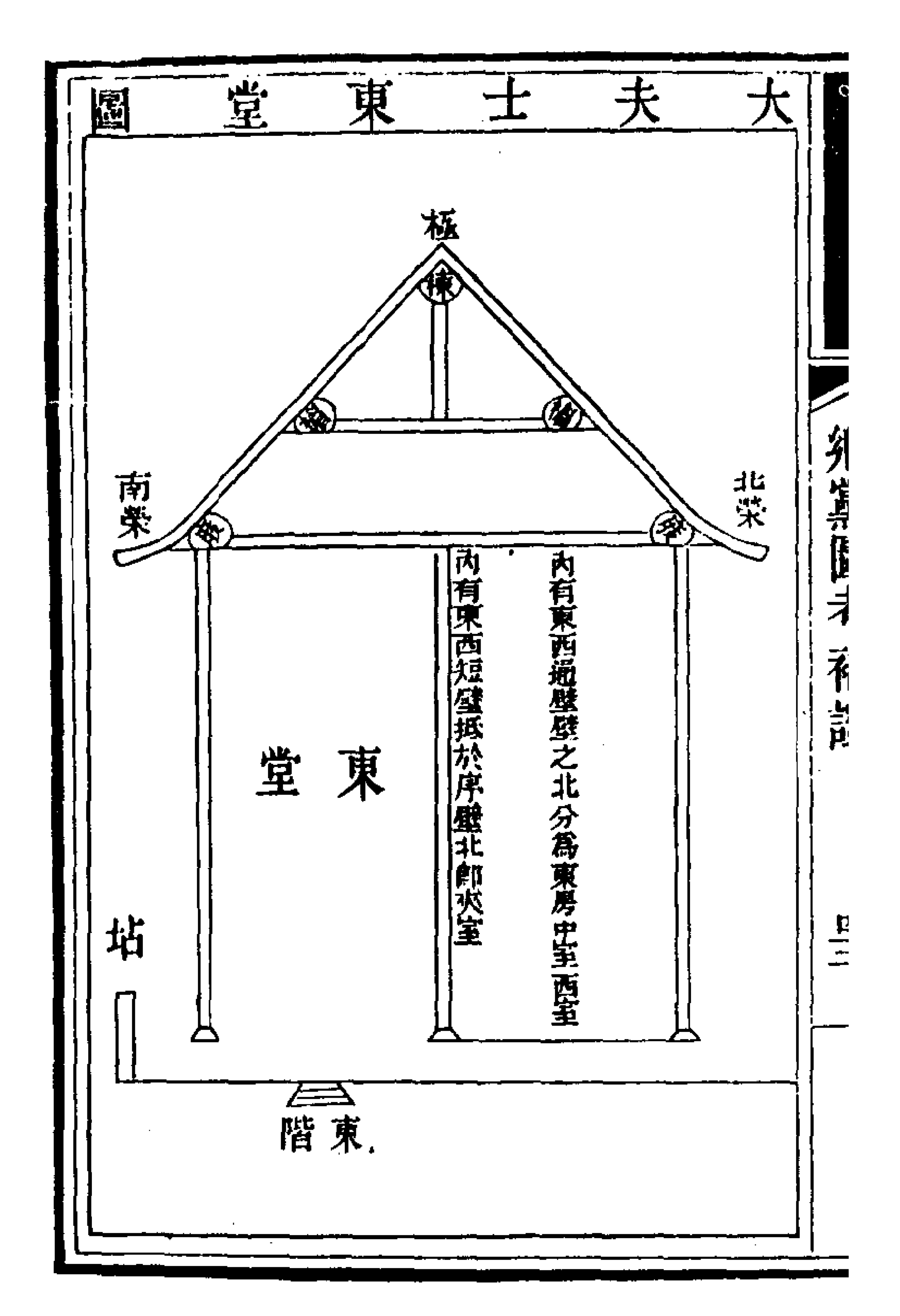
南隅之坫也其東北隅西北隅於經不見有坫惟明堂四面皆同則四隅皆有坫圖考云堂之四隅卽爲坫非別有土爲之誤說詳宮室考

堂塗謂之陳亦謂之唐詩陳風中唐有甓傳云甓瓴甋也博雅甓瓴甋也升堂之塗以甎石甃之周書作雒解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隄唐孔晁注曰隄高爲之也考工記匠人堂塗十有二分鄭注曰分其督旁之脩以二分爲峻疏曰中央爲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二寸於中央爲峻取水兩向流也　案此疏恐誤堂

階每等高一尺堂塗若高尺二寸則沒其第一等階矣
記言十有二分不謂十有二寸蓋中央之峻高於兩旁
者十分之二未嘗言其尺寸之數令人以意得之　陳
碩甫奐詩毛傳疏曰堂階之塗謂之堂塗詩謂之陳中
庭之塗謂之庭塗詩謂之唐　案爾雅廟中路謂之唐
堂塗謂之陳廟中路亦指堂階之塗而言陳氏祥道曰
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是也作維
解宮廟路寢咸有隄唐則廟中寢中通謂之唐矣詩中
唐有甓毛傳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是堂塗亦謂之唐

矣中庭猶言庭中非東西之正中也中庭說詳上擯相禮圖唯明堂九階有中階乃有中塗其他廟寢皆兩階既無中階安得有中塗且中庭三分一在北有碑益知其無中塗矣

鄉黨復其位大夫之位在中庭北面圖考已有辨何晏引孔注云來時所過位以過位之位復其位之位合爲一近時解經者遂多生異說經義叢鈔載論語過位解四篇言人人殊今皆不錄今辨明屏在路門內宁在門屏之間君位在路門外大夫位在中庭北面則過位復其位瞭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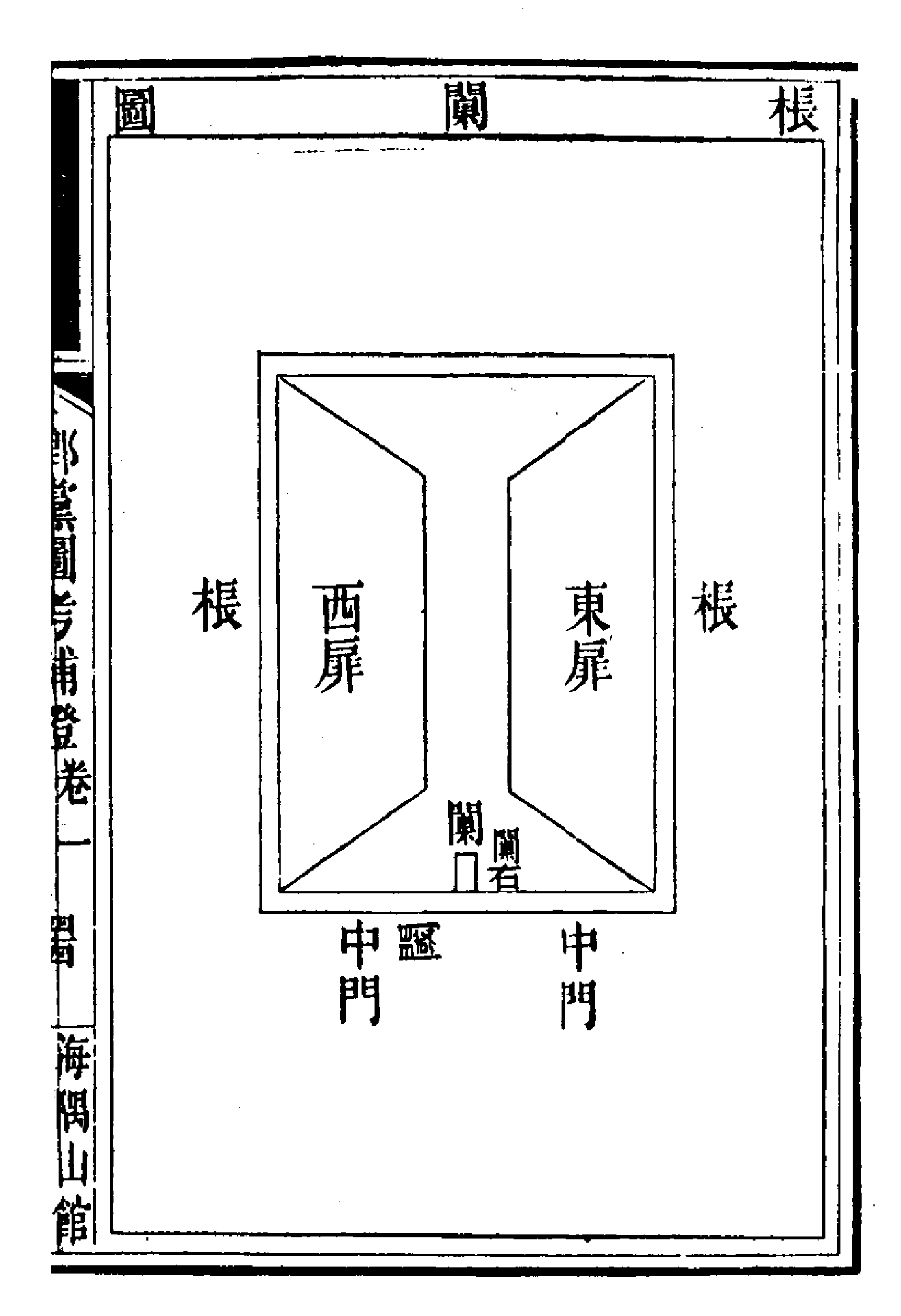


大夫士東堂圖
極
南榮
北榮
內有東西短壁抵於序壁北即夾室
內有東西通壁壁之北分為東房中室西室
東堂
坫
東階

案人君之堂屋檐四注其東堂西堂即在東西宇下矣大夫士之堂謂之夏屋南北兩下而已其東西堂之制度舊皆無圖馬氏駉儀禮易讀有堂室側圖橫列五柱中一柱當棟旁兩柱當前後楣又旁兩柱當前後庪若如其圖則無處爲堂矣竊謂棟之下與前後庪之下固皆有柱楣之下則當爲橫梁以承楣而於前楣下爲堂之正中棟下即夾室之南壁柱在壁中後庪之下即北堂之東北角其外有東墉橫梁之上不能爲墉當有裝板以蔽風雨朱子殿屋厦屋說曰橫棟之外有柱在東墉之北端惟前庪下一柱在板下垂謂之搏風

堂之東南角無壁其外爲坫此圖據東堂爲之也西堂倣此

棖闑圖



案門之制上橫爲楣下橫爲閾兩旁長木爲棖中央短木爲闑闑一名梱說文梱門橛也郭璞爾雅注作闑君臣出入皆由闑東賓客出入由闑西闑東闑西皆以棖闑之閒爲中門惟乘車出入則由兩扉中央夾闑而行史記楚王欲民高其車孫叔敖教以高其閫曰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云云則車行夾闑可知賈公彥聘禮疏謂門有兩闑其誤顯然既夕禮曰甸人抗重出自道薦馬馬出自道敖氏繼公曰車馬出自道者象其生平之出必中道也案道謂門道門之中央也喪車

輪卑迫地而行地官遂師共蜃車之役注曰蜃車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既夕禮商祝飾柩疏曰柩車即周禮蜃車四輪迫地於其出也必先去闑故甸人抗重與薦馬皆得出自道矣若生時乘車出入則必兩輪夾闑而行也車軹高三尺三寸軹轂末也戴東原曰當作軒軸之下仍有伏兎江氏曰伏兎置於輿底其長當一尺四寸有奇然則闑之崇不過尺許而已朱子曰如今城門石墩言其高如之也　闑爲門橛與臬不同爾雅橛謂之闑此謂門橛也又曰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此謂平地之橛樹之以爲標識者也說文臬射準的也即爾雅在地者

謂之臬矣又考工記匠人置槷以縣眡以景鄭注曰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引爾雅云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是臬與闑顯然不同郭璞謂臬卽門橛誤　說文梱門橛也徐鍇繫傳云謂門兩旁挾門短限　案梱門橛也者謂中央所樹短木也繫傳謂在門兩旁其誤與賈公彥同

閾亦名閫士冠禮闑西閾外鄭注曰閾閫也曲禮外言不入於梱注曰梱門限也是閾亦名閫與闑異物而同

名禮有闑西閾外之文則門有闑又有閾車行出入闑可以不去閾則必去也名義考曰古者多乘車入門必脫限

楣有二義說文楣秦名屋邊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此指屋檐爲楣也聘禮公當楣再拜此指庪之內棟之外橫梁爲楣也此二者皆非門楣之楣爾雅楣謂之梁郭注曰門戶上橫梁也案爾雅楣謂之梁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此皆據門而言此楣謂門楣也說文有椙字解云門樞之橫木俞蔭甫辨爾雅楣謂之梁椙字

當作楣今案楣取覆冒之義與梁義異爾雅既云謂之梁則不得作楣字說文繫傳云楣門楣橫木門上樞鼻所附或亦連兩鼻爲之以冒門楣也案冒門楣當云冒門樞蓋門之開閉在樞樞之運轉在鼻楣即所以爲樞鼻也楣附於楣在門內而楣則見於外者也亦有以鐵爲樞鼻者則無所用楣矣

後學丁世澤校